

戎馬關山二十年

張 法 乾

南開青少年棒球隊

年前美國世界少棒聯盟重新宣佈邀請外隊參加後，我們的少棒運動又活躍起來了，說真的中華少棒小朋友們，這些年一直蟬聯好幾屆世界少棒冠軍，在國際局勢逆轉中，確實振奮了海內外人心，僑炎黃子孫揚眉吐氣。因此使我想起了民國十四年參加南開中學青少棒隊的往事。

抗戰前天津南開中學不僅讀書風氣很好，運動方面在華北、全國、遠東也頗有名氣，尤以南開籃球五虎將——唐寶堃、王錫良、魏蓬雲、王振鵬（現在台）等更是名震一時的體壇風雲人物，他們曾代表我國參加在東京舉行的遠東運動會，其他傑出的田徑名將亦不少，當然都是校長張伯苓先生畢生貢獻教育與熱心提倡體育的成果。記得在校時除了讀書，就是運動，我最喜愛球類，經常玩籃、足、桌球，那時（民國十四年）棒球隊尚未普及，同室僑生馮朝亮與林君（忘記名字）籌組少年棒球隊邀我參加，在體育主任章輯五指導下，每週練習，為增加臨場經驗，時與日本僑校友誼比賽，日本的棒球很普及，當然技高一籌，我們時遭敗績，但我因此鍛鍊成健壯的身體，

旺盛的鬥志，達成了日後投筆從戎，沙場征戰二十年的志願。

當時我常想總有一天我們國家的青年學子一定能迎頭趕上日本，事隔半世紀，果然看到了我中華青少棒小將們，不僅雄霸東亞，並且威震世界，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欣慰。

投筆從戎進日本士校

我於民國十四年多，由南開中學國文老師蘇蓬仙（當時天津特別市組織負責人）介紹，在天津市東馬路青年會秘密參加中國國民黨，黨證津特字〇〇〇三號，自參加組織後，加深對國民革命及三民主義之認識，尤感於軍閥之禍國殃民，急欲投身軍伍，效命殺敵，時值北伐軍進抵長江，乃毅然於民國十六年暑期南下參加革命軍，到南京遇鄉友劉漢珍（黃埔一期畢業，時任第一軍十四師四二團團長），彼囑以革命工作破壞與建設並重，囑我應繼續學業，如有志軍事，亦可到國外深造，乃隨同至軍區鎮江防地，藉暑假見習軍中生活，因而得識師長衛立煌，參謀長陳又新、四十一團團長樓景樾、五十八團團長桂永清等人，旋部隊突奉命開高資（鎮江西一小站），某

日黃昏由江面不斷射來砲彈，後悉乃日本軍艦掩護孫傳芳殘部渡江偷襲，龍潭戰役之序幕隨即展開，使我在未入伍前得以參加戰鬥，棲霞山方面登陸敵人突破我防線，中校團附趙聰（廣東人）率一營馳援，不幸趙團附為敵大刀隊所害，沿江一帶肉搏慘烈，激戰數日，我革命軍在何應欽將軍親自督率下，將渡江之敵大部殲滅，殘餘部隊悉被俘虜，龍潭戰後仍返天津繼續學業，惟此時從軍之志已堅，終於十七年暑假南下由上海乘輪渡日投考日本士官學校，研習軍事。

日本處心積慮侵略我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招收我國留學生，其目的在培養親日幹部與製造一些割地自雄的軍閥，因此招考學生時不需政府統一考選，多由各軍事將領分別保送，民國十八年我投考士校二十三期時，除國民政府保送者外，有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劉湘、龍雲等保送約五六百人，經考試錄取者八十餘人，我考入騎兵科，先到盛岡騎兵二四聯隊入伍，以士官候補生歷經上等兵、伍長、軍曹各階段教育，與日本士兵共同生活訓練為時八個月後，始到校接受士官生教育，畢業後仍回原入伍部隊見習，日本同學亦留原部隊服務。

日本軍事幹部之養成，紮根於部隊，考取士官學校後，需先經歷部隊士兵生活，嫻熟戰技，建立官兵情感，養成同甘共苦的德性，畢業後仍回原部隊見習服務，自然易於建立威信及團隊情感，在指揮統御上，自感裕如，此點可供我軍事幹部養成上之參考。

首都保衛戰唐生智脫險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國軍抗日部隊由淞滬地區轉進後，首都南京保衛戰揭開序幕，由於唐生智在軍事會議席上，慷慨陳詞，自告奮勇，得蒙最高統帥界以指揮全權，並指定三十六師宋希濂、八十八師孫元良、教導總隊桂永清、憲兵第二團羅友勝、憲兵教導團李楚藩及筆者帶領之憲兵特務

營為防衛部隊，當時憲兵司令谷正倫先生病重，由筆者護衛送上江輪駛往漢口。司令部各單位奉命遷移長沙，我營係司令部直屬特勤部隊，經唐生智指定留守南京，同事們都開玩笑地對我說：「你們中獎了」。在三十六師、八十八師未到達南京之前，我部先担任雨花台一帶陣地守備，後遷入城內担任國民政府及各院部警衛，營部進駐國民政府，當時防空設施已撤除，敵機每日都臨空炸射，十二月初某日（日期已忘記）市長馬超俊（現在台）借秘書王淑芳突來營部，告以即將赴漢口，所有國民政府及各院部留守警衛事宜，囑筆者負責，正待請示，馬市長即隨手在國民政府用牋上親書「國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着由憲兵特務營張營長法乾代理，留守主任馬超俊」。此



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先生（右）早年與名詩人書法家張默君女士等合影。

一條諺筆者在身邊多年，可惜民國三十八年盧漢附逆時，遺留在昆明誼安大廈。馬超俊離京後，所有南京市長、首都警察廳長，警備司令，均由憲兵司令部參謀長蕭山令兼任，蕭後於突圍渡江時，與衛士乘一門板，其副官劉某（已忘其名係憲兵訓練所國術教官）隨後攀登門板之上，因過重而落水失踪；本營因所屬騎兵隊在日軍飛機轟擊中

無法活動，蕭兼司令下令由筆者率領自下關渡江，往漢口歸建，餘由副營長陳雨森指揮，我們到下關時已無渡船，經派人找到京滬鐵路局留守之陳樹曦先生（現任交通處長），陳先生告知三叉河內尚有鐵駁，經極力設法，始克渡江，前往漢口，重歸抗戰陣營，光陰荏苒，二十年後，民國四十七年台中鐵路賓館落成典禮時，筆者有幸得與陳樹曦巧遇，回憶往事，恍似夢境。

民國三十年冬到重慶進陸軍大學特六期，某日在街上突遇一上校軍官向筆者敬禮致候，不覺一怔，審視之下，始悉係舊屬憲兵特務營中尉副官王正才，正感驚訝，如何會升到上校，據告：當南京撤退混亂時，他途經海軍總部門口，見一穿灰棉大衣的人佇立馬路中之崗亭下，極像當時首都防衛司令長官唐生智，乃上前照拂，唐生智先不承認，經王正才告知身份後唐始安心，隨即護送唐生智渡江輾轉到達漢口，唐生智感激王正才救護待衛之情誼，除派王正才為軍事參議院上校參謀外並給王正才一筆不小的現金，同時又在重慶購贈房舍壹幢。

黔南事變及戰地收容

民國三十三年冬，日軍竄擾貴州省，獨山縣，陪都（重慶）震驚，何應欽將軍親至貴陽坐鎮，並即成立黔東南戰地收容司令部，整頓後撤部隊，維護地方治安，派軍校一期同學劉漢珍兄為司令（在台病故），嚴令立即在貴陽以東之龍里縣設立司令部。劉兄以奉命倉促，連夜馳赴安順挽我襄助，時我正担任戰車員兵整補處副處長，襄

助馬師恭（軍校一期在台病故）忙於整訓遠征軍戰車員兵，經電昆明杜總司令奉明請示後，獲准調借兩個月，隨即與劉漢珍兄同返貴陽，由我率同司令部人員（軍需處長張維新在台）往龍里成立司令部，劉兄因事留貴陽，當時黔（貴州）東南一帶難民及後撤部隊眾多，秩序大亂，龍里附近滿山遍野全是難民及後撤機關、學校、部隊的人員。縣長范子文不敢在縣府露面，此時司令部除由第三方面軍（湯恩伯）撥配一個團幹部團長

王公畏（聞現在台）約百餘人外另配憲兵一隊，當即佈告在城東設置收容站收容離散官兵，凡當街搶劫者一律就地正法，隨即派出巡查隊四處察看。翌日拿獲在市場搶劫豬肉之散兵一人，立時就地槍決，於是治安秩序稍得恢復，惟由前方後撤九×軍兩師多人，散駐城鄉，因其軍長陳○○作戰不力在全州正法，羣龍無首，自行後撤，筆者親自到各駐地查訪，師團主管均不在，僅覺得軍部軍務處長胡某，據告他僅能與各部連繫，但

無法約束，因散兵游勇人數眾多，到處滋事，縣長及地方人士不堪其擾，經與胡某洽商，需備糧廿萬斤，方可開拔到安順整訓，廿萬斤糧彼時地方上實在無法籌措，我乃將各情電話向駐節貴陽的何應欽將軍報告，奉指示九×軍擅自後撤，沿途軍紀廢弛，高級部隊長擅離職守，統率無人，已令十三軍（石覺）派王光漢師歸我指揮，迅即將九×軍繳械交由陳武（軍校一期在台）統率開遵義整編。奉令後以九×軍散駐城鄉人數眾多（新八師、十師及直屬部隊約三萬餘人），如處理不當，後果將不堪設想，苦慮焦思，由地方籌得六萬多斤糧，乃召胡某談話，假說是上級同意貴部開安順整訓以安其心，但因地方一時無法籌齊，先撥六萬斤，餘已在貴陽準備撥交，請負責集合各部同時出發，共同維持社會秩序，與大眾安寧，胡某當即答允照辦，我當即密令王師派一團埋伏于城西之七里冲兩側山地，俟該九×軍各部集結七里冲內時依約定信號飭令繳械，胡某於稍後來告已連絡各部同意同時集結開拔，此時乃告以高級長官駐節貴陽，貴部先頭到達七里冲西端時請停止前進，等候後援部隊到達集結完畢，再整隊通過貴陽，以維軍風紀，胡亦允照辦，一切均如安排，順利進行，經三日清點，交由陳武率赴遵義整訓，黔東南一帶始得恢復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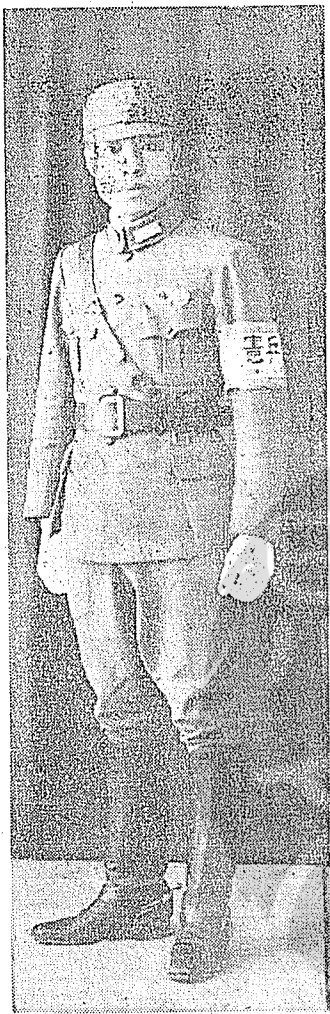
桂林光復滬津受降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我代理都勻獨山警備司令，正規復地方秩序，協力重建家園時，司令劉漢珍突由貴陽來電話，告以九十四軍改換美式槍械及裝備，軍長牟廷芳邀我担任參謀長，已報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及第三方面軍湯司令恩伯核准，囑我即往湖南靖縣。旋牟軍長廷芳電話懇切囑往協助，當由美軍派飛機接我前往，到靖縣後與美顧問團協商改裝事宜，適又奉令限九十四軍于七月卅日前收復桂林，計時僅卅餘日，偵悉湖南桂林一帶崇山峻嶺，日寇均在重要山頭構築堅固工事，以日寇習性，日寇次攻略，勢非遷延時日，故計劃越點進攻，以小部監視，主力直接向桂林附近挺進，牟軍長及美顧問團均贊同，激戰廿餘日終於



本文作者（前排左）五十年前在日本士官學校與教育班長及同學合影。

在限期前光復桂林，委員長 蔣公特派鄧文儀將軍等前來慰勞，正積極準備向廣東方面進攻中，美顧問團收聽到日寇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我軍以光復桂林有功，奉命由柳州空運上海受降，負責解除淞滬地區日寇武裝及戰俘管理，未及一月又奉命空運天津受降，由我率同幕僚及美顧問團十餘人先飛天津，担任前進指揮所主任，因機場破壞及偽裝，盤旋約一小時始降落張貴莊機場，共匪渤海軍區大隊派十餘人在場迎接，彼時軍心民氣旺盛，共匪亦俯首聽命，到津後張市長廷諤（在台病故）來告知津市情況，隨有偽軍總隊長姚寶蒼、王清海等三人來見，陳述各總隊均係中小學生編成，素質裝備精良，日寇以之對付八路（共匪）及維護交通及地方治安，現值國土重光，各地八路仍待肅清，請轉報上級伊等願接受國家制裁，但請給予各官兵戴罪立功機會，派員點編，以免潰散影響地方安寧，我除了先行予以面慰外，囑仍負責統率維護交通線及治安秩序，靜候請示，並率同往津南冀東各駐地視察，各部均如所



任憲兵特務營長時的本文作者

陳素質裝備精良，本軍由滬飛平轉津集結後，担任津南冀東防務，地區遼闊，當將偽軍情形呈報軍政部，並分電上級建議，請求准將偽軍整編為三個總隊，使其協助維護交通線及地方治安秩序，俾全力肅清共匪，俟收復區重建後，再予慎重處理，報告呈上級，遷延數月未奉指示。三十五年二月初始奉電示，邀約黨政首長張廷諤、時子周等及團級以上主管在機場候晤，屆時某長官蒞臨，開頭即痛斥部隊到達都市就腐化，只知享受穿新衣（本軍到上海時各界贈送新軍服，規定為外出或集會穿着，上官集合訓話當然穿着以示崇敬禮儀），某長官旋一再斥罵之後，才說到：因為你們腐化，所以就怕共匪，竟要收編偽軍，我告訴你們，讓他們（偽軍）去當共匪好了，我們再收拾他……。和各黨政首長均未及交談，即原機飛東北。當時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五內俱焚，日寇雖降，國土未淨，華北一帶共匪潛伏滋長，如不及時肅清，後患堪虞，對偽軍處理，尤為困擾，誠如某長官所言，各偽軍均竄由熱河出

關，華北一帶在談談打打局面下，更予共匪坐大機會，言念及此，不禁擲筆三嘆。

貴陽撤離與劉伯龍之死

貴州陷匪及劉伯龍被殺經過情形，除香港某刊物有一篇捕風捉影歪曲事實的報導外，鮮為人知，在我與劉伯龍私誼上，本不願再提，但由於良心的驅使，不能不對歷史作一交代。

劉伯龍貴州龍里人，軍校三期畢業，在日本留學時他進步專我在士官，時相往還，返國後他還招待我住他家中，那時他在步校當教官，身材矮小，自視不凡，當師長後駐防黔東川北，濫殺無辜，友朋多以其係變態自卑心理作祟，對其行為深表不滿。民國三十七年底發表他任八十九軍軍長後，更為狂妄，無法無天，先派人抄殺龍里前貴州保安副司令馬學波家，繼殺害黔東籍省議員三人，擅派其弟劉逸羣為獨立旅長，將在鎮遠担任警戒之八十九軍劉永恩師之一團繳械，駐防雲南碧益時將某村居民三千餘人屠殺，違抗命令拒不出發，脅迫貴州省主席兼綏署主任谷正倫西撤，並一再威脅谷到與仁青龍山休養，由劉本人專擅自為。

三十七年夏谷正倫先生（在台病逝）繼楊森先生主持貴州省政，我由國防部調任保安司令部參謀長，時匪勢猖獗，貴州境內僅有六個保安團，無國軍部隊，為應付局勢發展，除加強地方武力，充實保安團及各縣自衛隊之編練外，中央特在貴州成立第十九兵團，派何紹周為司令，兼四十九軍軍長，劉伯龍為八十九軍軍長，並成立貴州



抗戰勝利谷正綱(前排右二)、賀衷寒(前排右三)兩先生飛津慰勞國軍。前排左為牟軍長廷芳、右為本文作者。

綏靖公署，由谷正倫主席兼主任，八十九軍先裝備編成，四十九軍至三十八年秋迄未裝備完成，故在動亂中貴州實際僅有八十九軍一個軍及地方保安團隊可以擔當警備綏靖任務。

某次貴州省議會總質詢中，議員們突詢黔東某某三議員失蹤之事，責成省府查明答復，會後谷主席即向我說，恐怕是劉伯龍幹的，你快去查詢一下。我即到劉家中，他竟坦然說：「老弟，這些傢伙不是好東西，有××嫌疑，如報告主席他不好處理，所以派人幹掉，請報告主席。」不久主席又將時任重慶市長的楊森先生（現任全國體協名譽理事長）來信交我看，信中說到楊先生在貴州主席任內的保安副司令馬學波一家，遭劉伯龍派人抄殺之事，幸當時馬不在家，其夫人冒險逃至重慶，家人均遭毒手。我又到劉家將原函

交閱，他看後笑道：「這件事沒有什麼了不起，請你回報主席，我特務營弟兄，都是貴州龍里家鄉人，因馬某在地方結怨太多，他們為報復幹的，我已將肇事的人辦了。」實際是劉與馬過去不睦，竟出此毒辣手段。

三十八年夏，谷兼主任奉命担任前敵總指揮，率十九兵團及廿六軍解決預謀通匪之盧漢，鞏固西南地區，八十九軍先已集結雲南霑益一帶，但在開始行動前二日突奉令停止，事後聞悉某方進言，並派機接盧漢至渝予以安撫。大局日益惡化，湖南程潛變節，湘西黔東一帶空虛，華中長官部部隊向湘桂方面後撤，貴州綏署為應付此一變局，決定徵集過境及境內公私車輛至滇黔邊境趕運八十九軍，並嚴令輕裝限期到達馬場坪集結，一面令黔東之保安團在邊境嚴密警戒，另飭剛裝備好的四十九軍陳永思師之一個團馳赴鎮遠附近鵝翅勝佈防，掩護八十九軍集結，限期將屆，八十九軍仍無動靜，據報派往車輛均被留置，劉伯龍竟率特務營及便衣隊押運大批貨物乘卡車十餘輛開往其家鄉龍里。正驚疑間，劉已到省府偕同筆者見谷正倫主席，谷故示鎮靜問道：「部隊已否集結？」劉即答道：「主席：黔東地勢不好，我已在盤江佈防，特來請主席到盤縣去。」谷面色嚴肅，無法掩飾其內心的痛楚，無可如何地慢聲答道：「哦，哦！」，劉辭去後，谷主席即與鎮遠担任警戒之陳永思部連絡，迄無消息，據報鎮遠一帶已有匪竄擾，陳永思部隊下落不明，當晚谷主任召集主要人員在其私邸商討，經谷決定：一、撤離貴陽，為免糜爛地方，除資匪物

資外不加破壞，民衆聽其自願撤離（因貴州貧瘠，糧食困難）。二、中央銀行國庫存款，派部隊押運重慶，交西南軍政長官部。三、敵後部署，電××局由其××副站長佈置。離開貴陽時綏靖公署副主任王文序（在港病故），副主任兼保安副司令韓文煥（現居加拿大）不願與劉伯龍同行先走，省府秘書長何朝宗（被匪殺害）、衛生處長賈智欽（聞病故香港）、新聞處長蔡虹珩（現任婦聯總會秘書）及筆者（時任保安副司令兼綏署參謀長），與谷主席隨同劉伯龍同行，首日抵鎮寧，谷囑我返安順設法促勸其太夫人及其弟紀書先生往昆明，未能報命而返，晚間谷主席突告我：「你知道陳永思部爲何下落不明？適劉伯龍來談，說何紹周（兵團司令，爲劉伯龍的直屬長官）部隊真不行，已被劉逸羣收編了，我（谷自稱）不勝詫異，乃問劉逸羣是甚麼人？劉伯龍即答道：我忘了報告主席，劉逸羣是我弟弟，我已派他爲獨立旅旅長」。沿途劉伯龍不斷對谷說：你老人家，這大年紀還帶病（患胃疾便血）支撐，真使我們難過，我們應當替您代勞。谷漫聲告以，這是職責，拖死也得拖到底。到晴隆時劉又露骨地表示，他已在青龍山（與仁縣境）覓一清靜處，請谷前往休養，他可代爲負責。谷虛應道只要上面同意，他也想休息休息，此時雲南方面突封鎖邊境，撤往雲南各機關學校民衆擁塞邊境，秩序混亂，雲南綏署又來電，以八十九軍駐防，將某村居民三千餘人，全數殘殺，希速處理，否則禁止人車入境。谷主席正偷寬忍無可忍，乃飭蔡虹珩（新聞處長）擬稿分電張羣長官及谷

正綱先生轉呈總裁 蔣公請示，奉復示以劉伯龍不法亂紀，着即權宜處置。谷乃決心處置，約劉伯龍至晴隆縣政府之小山上，由保一團團長李成舉予以處決，劉被處決後，雲南方面才准擁塞邊境之機關學校等進入雲南省境。劉被處決，所部經曉諭後，仍佈防盤江一帶，惟黔西多高山，糧食缺乏，谷主席病重奉准赴港療治離盤縣，特囑省府高級人員，今後糧彈補給在國防部未選滇前，如有不濟，可持介函到昆明找楊石生（因楊與盧漢交厚），旋十九兵團突由畢節移來盤縣，各部補給急需解決，王文序、韓文煥兩副主任乃率同我到昆明晤楊石生，當即陪往盧漢住所，候坐約半小時楊出告盧主席痔疾甚劇，不便行動，囑

候數日再來，返詎安大慶後，王韓兩副主任堅以目前情況需速稟告谷主席，囑我即飛港面報，當日即可飛回，殊不知各客機已不准起飛，經陸大特六期同學時任昆明警備司令何曉清協助派人陪至機場，特准國泰公司之飛機起飛，誰知降落香港啓德機場時，盧漢叛變號外已到處叫賣，王、韓兩副主任在昆被拘，所幸後來尚能隨同張羣長官脫險。西南變色最使我懷念難忘的，是許多忠貞同志，留在貴州不屈不撓，犧牲奮鬥，與萬惡共匪周旋。近二十餘年來，復興基地萬衆一心，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我相信在賢明的大有爲政府領導之下，我們必將實踐總統 蔣公遺訓，完成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神聖使命。

歡迎利用具有法律效力的——

郵局存證信函

- 一、何謂存證信函？掛號、快遞掛號、限時掛號或報價信函於交寄時，以副本交存郵局備作證據者，爲存證信函。
- 二、存證信函的優點：公私財務清償或其他須具有公證效力之一切文件，如作存證信函交寄，具有證明效力，方便可靠，費用低廉，因此深受各界歡迎。
- 三、交寄辦法：存證信函限於國內互寄，由寄件人作成正本一份，副本二份，並簽名蓋章。正本附回執寄出，各地較大郵局均可辦理收寄，並有稿紙備售，按成本收費。
- 四、郵局存證期間：由郵局保存之存證信函副本，自交寄日起保存三年，保存期內寄件人得按規定請求查閱或請求證明，期滿後銷燬。
- 五、交寄費用：存證信函除由寄件人交納普通及特種資費外，另交納存證費，不逾一百字者爲二〇元，逾一百字者，每百字或崎零數再遞加一〇元。兩件以上內容相同且同時交寄者，除第一件外，餘件優待存證費減半計收。
- 六、有關「存證信函」的詳細規定，請參閱郵政規則第四章第九節。